

战地黄花分外香

——毛泽东诗词《采桑子·重阳》赏析

■汪建新

“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

“岁岁重阳”，每年都有重阳节。古人认为，重阳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吉祥日子，有饮宴祈寿之俗。“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既是“天难老”的特点，也是“人生易老”的证明。每年都有重阳节，景色依旧，而人的年龄却不断增加，特别容易使人感慨人生短暂。面对重阳节，想到人生短暂，悲观者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观者表达“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929年的毛泽东年富力强，但又身处逆境，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胸怀宏图大志而又深感创业维艰的人来说，内心的体验是极其丰富的。单纯看词开头这几句似乎有些沉闷，略感压抑，但毛泽东终究是有伟大抱负的政治家，不会因时间无涯、人生有涯的感慨而消沉颓废，反而更加激发起“及时当勉励”的紧迫感。

吟咏菊花有新意

“战地黄花分外香”，作者笔锋突然一转，写出今年重阳节独特的感受不同寻常的意义。“黄花”即菊花，典出《礼记》：“季秋之月，鞠有黄华。”菊花与重阳习俗有密切关系，重阳节也被称作菊花节。早在西汉，我国就有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的习俗。重阳节登高赏菊，也是千百年来诗人吟咏的传统主题。如王勃《九日》：“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杜甫《复愁》：“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句在不同的手迹中有不同的文本。初稿作“但看黄花不用伤”，后改为“野地黄花不用伤”和“大地

黄花分外香”。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时才定稿为“战地黄花分外香”。客观地说，初稿的“但看黄花不用伤”最能反映毛泽东当年写诗时的心境状态，但它的境界不如定稿。改成“战地黄花分外香”，给读者创造出一个个香俱佳的非凡意境，原来的感伤情绪一扫而空，显得格外开朗洒脱。着一“战”字，把战地的环境和氛围烘托出来了，从而为此词涂抹了一笔革命色彩。

古代诗人中，把菊花和战争、战场联系在一起并不多。唐代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中写道：“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表达了诗人浓厚的思乡之情。唐末黄巢《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人把菊花与战争相提并论，但充满了血腥杀气。

“战地黄花分外香”化用杨万里的“若言佳节如常日，为底寒花分外香”，与元好问“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的句意完全相反，将消沉情绪转化为激昂的格调。毛泽东笔下的战地菊花与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经受丹心热血抚育，因而更加芳香四溢。1996年1月28日，《文汇报》所载《舒同与毛泽东》一文中写道：“1932年春漳州战役结束，毛泽东同舒同第一次会面。打扫战场时，毛泽东握着舒同的手说，早就知道你，看过你的文章，见过你的字。毛泽东边走边从弹痕遍地的地上捡起一颗弹壳，轻轻地说：‘战地黄花呵！’舒同会心地一笑，他为毛泽东如此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如此神妙的词句所触动。”这是革命家的视角，这是思想家的气魄，这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自然流露。

激越豪迈赞秋景

词的下阕通过吟咏秋景表达对待秋天的态度。“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一年一度的秋风猛烈地吹来，与春天明媚

和煦的春光迥然不同。秋季不及春天那样万紫千红，嫩绿娇黄，香郁迷人，但秋风具有扫荡酷暑，荡涤尘埃的巨大威力。“劲”字写出了秋天强劲有力的个性，也隐隐透露出诗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

春夏秋冬四季中，秋以萧瑟凋敝、满目苍凉等特质给人以悲伤之感。“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绝大多数古代诗人每每将悲情愁绪与草木摇落、万物凋零的秋景联系在一起，以萧瑟的清秋意象传达人生的郁闷、生命的忧患。无论是风格婉约的柳永、李清照，还是词风豪放的苏轼、辛弃疾，在红衰翠减、万物凋零的秋天，都禁不住感伤身世，悲从中来。

然而，毛泽东没有附和古代文人的悲秋情调。“胜似春光”一句，寓意非凡。在毛泽东看来，秋色比春光更加美好，更有魅力。他打破了肃杀凄婉的文人悲秋传统，高扬赞秋情愫，展现出辽阔豪迈的艺术境界，彰显了豁达激越、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寥廓江天万里霜”，秋高气爽，水天相接，这是对“胜似春光”的具体诠释。虽是绘景写实，却又胸襟宽广，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壮阔之感。如果说“战地黄花分外香”是芬芳秀丽的近景，表达诗人对战斗胜利的温馨心境，那么“寥廓江天万里霜”则是辽阔壮丽的远景，寄托诗人对革命前途的美好遐思，余韵悠长。“万里霜”之“霜”不是霜雪之霜，而是秋色的代字，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霜”，色彩斑斓，绚丽迷人。

这首词的原稿是下阕在先，先描写秋天的壮美和江天的寥廓，再感悟人生的短暂和宇宙的无限。诗人进行修改时，将上、下两阕互易位置。采用这种“挪移法”之后，原先字里行间透出的抑郁情绪锐减，先抑后扬，境界变得更加开阔，更使人感受到生生不息、激越豁达的活力。这是毛泽东创作于逆境中的作品，有沉郁的思索，但全然不见怨天尤人、消沉郁闷的牢骚与哀叹，呈现给世人的是积极乐观、豁达昂扬的人生追求与洒脱心态。



《八女投江》(国画) 王盛烈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优秀的艺术作品具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一场“时代先锋”事迹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国画《八女投江》被挂在显眼的位置。

“抗联女兵来了……”一位白发老人的自言自语引来周围观众投目。这位老人就是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烈士的胞妹赵尚文。当时，赵尚志将军的头骨找到不久，我与赵尚文老人来京看头骨鉴定结果，她作为抗联烈士的亲属应邀到军博看展览，被国画《八女投江》所吸引，便出现了上面的一幕。

站在画前，老人对我说：“她们比我不小了，叫王惠民的女兵比我还小两岁，13岁就投江了。”老人顿了顿又说，“她们永远年轻！”

国画《八女投江》是画家王盛烈创作于1957年的作品。作品描绘了8位抗联女战士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与日军血战到底，最终投江殉国的英雄事迹。这幅作品与那些金属品质的兵器、大型文物并列展出，与遗忘抗衡，唤醒人们对英雄的追忆与怀念。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1938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的8名女战士在黑龙省牡丹江市乌斯浑河畔与日军交战中路人绝境，她们宁死不屈，最后义无反顾地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壮烈牺牲。

1949年，王盛烈在东北鲁艺美术部队任讲师时，听到了“八女投江”的英雄事迹，心灵受到巨大震撼。他决心把抗联女战士英勇不屈、慷慨赴死的壮烈场面画出来，让8位女战士得到“永生”。为此，他进行了长达8年的艺术准备。这期间，他翻阅了大量东北抗日联军的史料，采访了很多抗联女战士，画了无数张人物速写草图，为8位女战士一一造像。他的人物速写素材来自方方面面，有的是抗联女战士，有的是她们的同乡，甚至是亲人。

在作品创作时，王盛烈把冷云设定为画面的灵魂人物，塑造出一个镇定自若掩护战友后撤的冷云形象。其他7位女战士则在各自的战斗位置上，8人彼此呼应。作品的整体轮廓确定下来后，画家又用峥嵘礁石、惊涛骇浪、黑色浓云等自然环境，烘托出8位女战士英勇无畏的精神气魄。

画家的高妙之处是在画面中省略掉了敌人，造成处处有敌的紧张效果，更加凸显了女战士的英勇形象。在悬崖绝壁旁，3名战士相互搀扶，另外5名战士都是战斗姿态，占领制高点的女战士即是冷云。面对敌人的追击，她毫不畏惧地搀扶起战友。整幅画作沉重壮烈，充满悲怆的氛围。8名女战士在大江中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极具雕塑感，仿佛是大地的化身。画家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了西方绘画技法，而在环境描绘中则运用了国画的传统技法。

这部现实主义的经典画作是东北军民英勇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艺术写照，作品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折

射出人性的光辉。

为欣赏这幅作品，我曾多次去军博，亦萌生了寻访搜集东北抗联历史资料和民间记忆的愿望。2006年12月，我来到重庆，拜访抗联老兵胡真一。老人用低沉的语音说起8位姐妹的往事：“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安顺福，是在1938年秋秋光景投江的。胡秀芝、郭桂琴、黄桂清和王惠民都是刁翎人，跟我还是老乡。当时如果不是因有别的任务，我也可能跟着她们一起走了。”胡真一老人说，后来人们找到了冷云等五位姐妹的遗体，在河滩上埋葬了她们……

在各地的展馆中，有不少以“八女投江”事迹为创作背景的画面作品，既有国画、速写，也有油画作品。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也有一幅国画《八女投江》，这幅作品要比珍藏在军博的那幅大几倍，作者还是王盛烈。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画家晚年完成的作品，是对《八女投江》原作的临摹和放大，这幅巨画是老画家亲自送到纪念馆的。他希望用绘画的形式表达对8位女战士永远的怀念和崇敬，让后人铭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英烈。

白山黑水间的英雄赞歌

——国画《八女投江》创作前后

■姜宝才



| 阅图

放飞心情

■摄影 张照杰

这幅图片拍摄的是哨所官兵节假日休息的一个场景。边防哨所的生活相对枯燥，但是哨所官兵乐观面对。画面中，放飞的纸飞机与官兵的笑容相映成趣，远处的群山、白云与飘扬的五星红旗丰富了画面的层次感和意境。

黄沙百战穿金甲

■张洪瑜

何等壮怀激烈，不由得让人心中升起“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

我们驻扎在一处训练基地，许多年前，部队在此植树垦荒，但除了存活少量的胡杨外，脚下的土地几乎拒绝一切植物生长。基地四周都是褐黄色、光秃秃的山，方圆数十里不见人烟。初入大漠，干燥的空气令人牙龈出血，唇角干裂，吃饭没胃口是常事儿。而且，这里每天近40℃的高温，帐篷内如同烤箱，让人嗓子直冒烟。到了夜晚，气温又会陡然降至零下。

虽然大漠的寒风太刺骨，戈壁滩的热浪太炙人，但基地院子里那一棵棵高大挺拔的胡杨树却生得枝繁叶茂，威风凛凛。胡杨树为什么能不惧烈日暴晒，不畏严寒侵袭，扎根沙漠顽强生长？因为

它深知要经受住这些磨砺，自己的根基必须扎进地下至少30米。基地领导说：“它是咱们边防部队的骄傲。”无论沙尘多么狂野，它从来都是巍然挺拔，温情地为战友们遮阳挡风。它仿佛也在骄傲地向大家宣告：不服！咱们就来比一比，看谁在这儿坚守的时间长！

不知不觉，半个多月过去了。那天，部队组织实弹射击，突然狂风大作，遥远的天际线隐约出现黄沙的痕迹，一层一层地卷起千堆沙浪。大伙儿明白：沙尘暴来了！有战友赶忙钻进战车，却被老兵一把拽出来：“一点点沙子就退缩，还谈什么‘西北望，射天狼’？”

此时，电台忽然传来炮兵营营长急促的口令：“全营注意，准备射击……”随着风沙越来越近，通往阵地的口令也越下越快，当漫天黄沙的压迫感快挤到

嗓子眼儿时，口令终于下达完毕，全营抢在风沙到来前完成了射击任务。待沙尘暴退去，战友们的鼻腔、口腔、牙齿上沾满了沙子，营长拍落身上的沙尘，笑着说：“沙尘暴嘛，依我看也没啥大不了的。打仗，别说吹沙子，就是下刀子咱也得打！”

也是那一天，某部通信车正在沙漠中架设天线。天昏地暗中，15米高的天线瞬间倒地，战士们死拽着天线不放手，被拖出10余米。风沙过后，大伙儿从天堆里爬出来，再次架设。立起来的天线拉绳上，浸着一道暗红血迹。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演练至今，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让官兵退缩，反而激发了大家苦练精兵的壮志豪情。漫漫黄沙，战车驰骋，极目远望，一支“重装铁骑”已绝尘天际……

野外驻训乐趣多

■王泽民 赵宏睿

活力军营

“看！这是咱们旅的舞狮表演！”塞北草原的夏夜，热烈的锣鼓声中，两只“狮子”从左右两侧跃上舞台。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两只憨态可掬的“狮子”在台上翻腾跳跃，摇头摆尾，一连串动作惟妙惟肖。铿锵的音乐配上欢快的鼓点，点燃野外驻训场。

据该旅领导介绍，由于野外驻训训练强度大，官兵日常生活较为艰苦枯燥，训练之余丰富官兵的文化生活，是提升战斗力的重要方法。

作为舞狮表演的“导演”，卢尚回想起这支队伍的成长，感触颇深。刚接到担任“导演”的任务时，卢尚踌躇满志，决心一定要排演出精彩的节目奉献给战友。可真到了排练的时候，卢尚犯了难：参与舞狮表演的战友涵盖了从列兵到四

级军士长等不同兵龄的战友，资历比他老的班长和与他同级的骨干对于节目怎么排都有自己的想法，到了商量方案时，大家七嘴八舌，方案迟迟统一不起来。

“一支队伍要想办成事，首先要学会团结！”指导员许震震点拨卢尚说。卢尚理清思路，逐人了解想法，发现每名战友对节目的预想不一样，有的战友入伍前就接触过舞狮，想在排练中发挥积极作用。于是他首先请有经验的战友担任“艺术总监”，将每个人对节目的设计思路梳理出来，然后再开会讨论。经过他的努力，队员们团结一心，节目质量明显提升。

“舞狮队”是该旅文化成果的一个缩影。随着活动的深入，官兵的自发参与热情不断高涨，由官兵主导自编的群体性节目也越来越多。快板“颂党恩”、小品“一声号令”等节目深受战友喜爱。

津津乐道

起风了！戈壁的大风夹杂着沙子，啪啪地打在脸上，我匆匆钻进帐篷，大喊：“沙尘暴来了！”

老兵一扭头，不屑地说：“这哪是沙尘暴啊，只不过是扬土嘛！”

“沙尘暴究竟什么样子？”来这里很多天了仍没见过，我满心好奇。老兵笑着说：“沙尘暴有时许久不来，有时天天都来。等它来了，天空就像被施了‘魔法’，遮天蔽日，那劲头，嘿，能把人吹飞！”

5月初，我跟随第75集团军某合成旅来到西北大漠的这处古战场参加跨区演训。遥想此地当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铁骑驰骋大漠、驱逐匈奴，